

一张硬板火车票见证 唐胥铁路百年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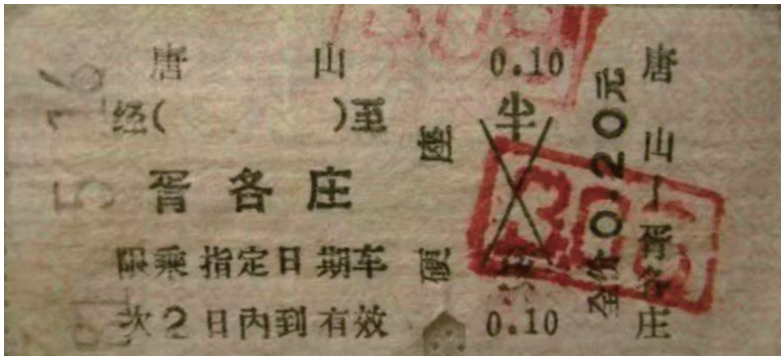
信宝忠

我收藏着一枚由唐山站发售的唐山到胥各庄的硬板火车票(图一),票价0.20元,票面印有“限定指定日指定车、车次、2日内有效、经由车站”等字迹,十分珍贵。唐胥铁路自1882年开始办理客运业务,至1996年6月26日停办客运,百余年间共运输旅客100亿人次。

硬板火车票,人们称它为卡片式车票,是目前使用年限最长的车票。民国时期都是采用这种老式的火车票,长约2.5厘米,宽1厘米,印有盲文,一杠代表普快列车,二杠代表特快列车。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铁路一直沿用这种款式的硬板票。因为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全部火车票都是预先在印刷厂印好后发到各车站,然后按照车站、去向,拿到车站不同的售票窗口发售。旅客买

票时,售票员再根据旅客要求,在硬板票的背面贴一张印有车次、发车时间和席位号的小纸条,这样一张火车票就完整了。

小小的火车票承载了太多的旅行记忆。售票员将硬板火车票分别按车次放在一个高近1米的隔断票箱里,按旅客需求售出一张张新中国铁路的第一代火车票——硬板票。这种票需要手工加注乘坐信息,卖票就像“抓中药”,在一面墙前的上百个小格子里找对应的车票,再用日期机在车票上印上日期,贴上座位号,打着算盘计算价格,卖一张票比较耗时。当时售票员要有一项特殊技能:在1小时内把全国列车线路示意图和各种接续站画出来,熟记于心,才能在上百个小格子里快速找到目标票据。1997年,计算机打印的红色



图一

停办客运业务,变成了七滦线上的区段站。

当初,胥各庄站与煤河码头相连,唐山原煤在该站倒装船只后,再经水路运至天津等地,故胥各庄站也是我国最早的铁路、水路货运中转站。1883年,唐山产煤75000多吨,国产原煤已取代进口煤炭,占领了天津市场。小小的火车站,每日车船如梭,为世人瞩目。1884年6月27日的《捷报》刊文赞道:“满载的煤船向天津进发……胥各庄,是目前中国最有趣的地点之一。”

我国的第一个铁路工厂也诞生在这里,当时称胥各庄修车厂,1888年才迁至唐山,发展成为今天的中国北车集团唐山机车车辆厂。1881年,该厂的工人凭借英籍工程师的一张图纸,利用旧锅炉等,制造出我国第一台蒸汽机车,名为“中国火箭号”,行驶在唐山至胥各庄之间的铁路线上,运输货物和旅客。

一张小小的硬板火车票,也算见证了唐胥铁路的百年发展历史。



图二

胡长连的粉彩瓷板画

王春明

近日,唐山陶瓷收藏家李慧武先生向笔者展示了他珍藏的两幅粉彩狮虎瓷板画,作品作者为唐山知名陶瓷艺术家胡长连。

胡长连生于1935年,北京平谷人。1958年,他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首届美术专业,先后师从张松茂、王锡良、余翰青、施于人等陶瓷艺术大师。作为当年唐山重点引进的专业陶瓷人才,胡长连入职唐山陶瓷研究所工作期间,曾与孙海峰、杨荫斋、董贺清等业内前辈共事,后

担任研究所艺术室主任。

胡长连擅画走兽,笔下作品形神兼备,尤其将沉稳、灵动、威猛兼具的“兽中之王”老虎刻画得栩栩如生,在业内素有“胡老虎”的美誉。他先后获评河北省工艺美术大师,2011年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陶瓷工业协会授予中国陶瓷艺术终身成就奖。其陶瓷艺术作品多次斩获国家级、省级奖项,更有多件被选作国家领导人馈赠外宾的珍贵国礼。

说起李慧武先生的陶瓷

收藏之路,始于1983年。当时他在唐山矿采煤区工作,经单位推荐、考试合格后,被原唐山工程技术学院硅酸盐专业录取。大学期间,身为班长的他,在系里安排下多次组织同学前往唐山陶瓷公司实习,也因此结识了公司办公室主任孙蓝方。在孙蓝方的悉心传授与引导下,李慧武深深爱上唐山陶瓷,自此踏上痴迷收藏的道路。

四十余载收藏生涯里,他潜心搜罗,汇集了众多重量级陶瓷藏品。据李慧武先生回忆,这对狮虎粉彩瓷板画,是20世纪90年代在凤凰山南麓收藏市场购得。当时卖主是唐山缸窑人,因瓷板体量较大、运输不便,特意用三轮车将作品送到他家中。后来,他专程请孙蓝方前辈鉴赏,这位陶瓷界前辈见到作品后十分激动,当即判定:这是原唐山陶瓷研究所老主任胡长连的精品力作,创作于1973年,是为参加全省首届陶瓷新器形、新画面大赛专门创作的稀世佳作。孙蓝方还特别介绍,这对狮虎瓷板画,正是胡长连独创唐山本土陶瓷粉彩技艺的成功实证。

据相关史料记载:粉彩本是景德镇传统陶瓷绝技,移植到唐山后却长期“水土不服”。一方面,唐山瓷釉的膨胀系数与南方瓷釉差异极大,直接使用传统粉彩工艺,极易出现彩料开裂、剥落的问题;另一方面,当时唐山煤窑的火焰气氛难以精准控制,烧成后的粉彩画面常常灰暗浑浊,无法呈现通透艳丽的效果。

1959年冬天,唐山陶瓷研究所专门成立粉彩技术攻关组,胡长连担任技术核

心,带领团队开启了长达3年的技术攻坚。攻关团队从色料配方入手,经反复试验发现,传统粉彩中的大绿、苦绿等色料,含有的玻璃质成分与唐山瓷釉相容性极差。他们大胆创新,调整色料配比,适当增加雪白料比例,让粉彩色料的熔点与唐山瓷胎完美适配,从根源上解决了料釉结合的难题。

在烧成工艺上,团队更是突破性开创“双窑接力”烧制法:先通过隧道窑完成瓷板基础烧结,再转入另一窑炉进行低温二次烘烤,精准把控粉彩呈色温度,彻底解决了发色不佳的问题。1962年春天,第一块完整合格的唐山粉彩瓷板成功通过检测,色彩饱和度和完全达到景德镇粉彩水准,标志着唐山本土粉彩陶瓷工艺正式诞生,也为后续狮虎瓷板画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这对狮虎瓷板画的基材,同样采用了胡长连研发的唐山带筋瓷板烧制新工艺。1971年,胡长连主持“带筋瓷板”技术研发项目,创造性改良瓷板坯体结构:在瓷板背面设计放射状加强筋,如同建筑中的钢筋混凝土结构,让厚度仅10毫米的瓷板,抗折强度直接提升3倍。烧制环节又创新采用“竖立装匣”新工艺,借助重力自然校正坯体形变,让成品瓷板的平整度误差控制在0.5毫米以内,一举开创北方大型瓷板画烧制的先河。

1973年,胡长连创作的这对狮虎瓷板画,实现了工艺革新与艺术创新的完美融合。作品落款为楷书“癸

丑春日长连写”,下方铃小篆“胡”字印章,笔墨规整、印记清晰。

其中虎图为《雪夜上山虎》,胡长连独创“皴擦点染”画法:以赭石调墨反复皴擦,精准表现虎身皮毛的蓬松肌理;用钛白厚重点染,勾勒出积雪的厚实质感;以青蓝色调渲染,营造出雪夜清冷凛冽的氛围。尤其画中虎眼,采用“两色叠彩”技法,先以钴蓝细笔勾勒瞳孔,再罩施一层透明绿釉,烧成后呈现出通透灵动的琥珀光泽,将猛虎回眸一瞬的威严神韵刻画得淋漓尽致。

狮图为《金狮下山图》,这幅作品更是突破传统狮画构图形式,将雄狮设计为45度斜角奔腾下山的姿态,气势磅礴。画中飘动的狮鬃,运用细腻灵动的“游丝描”笔法,先铺染淡黄底色,再叠施橙红分出层次,以赭石细描发丝动感,最后勾勒金线提亮提神,雄狮的王者风范跃然瓷面。背景以淡墨皴擦山石、瀑布,精准控制色料收缩率,自然形成古朴雅致的仿古效果,与雄狮的奔涌动势形成动静相生的绝佳对比。胡长连一生以画虎闻名,画狮作品极为稀少,这幅《金狮下山图》更显难得珍贵。

历经半个世纪岁月洗礼,如今这两幅粉彩瓷板画依旧色彩鲜艳。画中猛虎回眸的传神瞬间、雄狮迎风舞动的金色鬃毛,处处凝固着一代陶瓷艺术家毕生深耕陶瓷艺术的赤诚热忱。胡长连以匠心攻克技术难关,独创树一帜的粉彩技艺与瓷板结构革新,为唐山陶瓷艺术发展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滦河,是流淌在我记忆深处的母亲河,也是滋润我成长的英雄河。滔滔滦水,流淌着无数勇士捍卫山河的青春热血。84年前,两位前辈浴血滦河两岸驱倭寇,滦河回荡着他们抗击倭寇的枪声,响彻着他们捍卫山河的豪迈誓言……

两位前辈,一位是我的四姥爷李方州,化名石明,迁(安)青(龙)平(泉)联合县三总区首任区委书记。一位是与他有生死之交的战友欧阳波平前辈,冀东八路军十二团团参谋长兼一营营长。1941年,两位前辈密切配合,率领抗日军民,开辟出今迁安市最早的抗日基本区(根据地)。不幸的是,他们均在冀东抗战最艰苦的1942年,先后牺牲在滦河附近。由于历史原因,方州姥爷捐躯后被尘封。自2004年起,我历时18年为其查证、奔走,其间,我从家族记忆中“结缘”欧阳波平前辈,获悉他捐躯70年,没有湖南老家亲人到陵园祭扫,抗战事迹同样被埋没。自此,我开启漫长寻踪之旅,为前辈寻亲、陵园扫墓、著书传播英雄抗战事迹……我挖掘考证碎片化的史料,打捞民间记忆,最大限度还原前辈征战冀东的足迹。

欧阳波平,湖南人,早年为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军官,曾浴血奋战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战场。因不满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卖国政策参加了红军,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1938年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来到平西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随营学校任军事教员,不久担任冀东主力团十二团首任团参谋长,后兼任一营营长,征战冀东。欧阳波平智勇双全,神枪百发百中,霹雳伏击出其不意。他参与指挥或独立指挥冀东抗战多个经典伏击战,每次战斗他总是冲锋在前。1940年7月28日,白草洼伏击战,他利用有利地形,手托一支三八式步枪,以极为精准的射击技术封锁敌人火力点,杀伤敌人最多。1942年7月16日干河草伏击战,他率一营扭转胶着战局。1942年8月8日清晨,欧阳波平率一营在迁青平联合县三总区所辖北戴营、彭家洼、彭家洼龙虎山等地巧妙布局,围歼号称“常胜军”的日本关东军原田东两中队。龙虎山激战中,欧阳波平击毙鬼子重机枪射手,扫清部队冲锋障碍,随即率战士冲向敌群,与鬼子展开白刃战。最终全歼原田东两中队75个敌人。

时近中午,部队打扫完战场到南戴营村一棵皂荚古树附近集合,欧阳波平给干部战士讲话。这时,警卫员高立忠递过来一支缴获的王八盒子枪,不幸的是,枪中子弹击中了欧阳波平腹部。瞬间,欧阳波平肠断外流,血涌不止,脸色蜡黄,鲜血染红他脚上那双心爱的白球鞋……欧阳波平强忍剧痛,嘱咐群众及时转移,任命一连连长马骥代理营长,率部队转移到长城脚下的小关村休整……因失血过多,欧阳波平不幸牺牲。午饭后,在蒙蒙细雨和啜泣声中,一营干部战士迈着沉重脚步向营长告别。此刻,欧阳波平的遗体装殓入村西一口大栗木棺材里。部队离开南戴营后,抗日群众为避免日寇对烈士遗体报复,迅速就近掩埋彭家洼伏击战四个战场牺牲的干部战士遗体。欧阳波平的遗体与北戴营战场牺牲的战士遗体散埋在村西北高岗上。抗战胜利后,北戴营群众根据当年特殊标记,为每位烈士坟头树立青砖,刻上简单标识。1953年春天,有关部门起出波平的棺柩,北戴营赵忠母亲捐出自己的栗木棺材,重新装殓欧阳波平的遗骸,运往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欧阳波平两年多时间踏遍冀东大部分土地。迁青平联合县三总区(今迁安城北)辖区成为这位神枪营长生命绝唱处。他临终前嘱咐代理营长马骥率一营转移小关村,那是他作为指挥员的最后职责,为部队寻找安全休整地。小关村因北面长城有一小关口,取名小关,抗战期间化名门里。这里是李方州流动区委常住地。欧阳波平深知,尽管义兄不在了,那里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彭家洼鏖战后,部队消耗太大,亟需寻觅相对安全处进行休整、补充物资。

北戴营有智,暂厝安息一位踏遍大半个中国驱倭寇的一代战士的躯体11年之久,从此,这片热土凝聚一股英气。在欧阳波平遗体安葬处,有一条汇入滦河的支流,叫凉水河。滦河有幸,注入一位威震敌胆神枪手的湘江魂魄。北戴营是我母亲的姥姥家,小关是我父亲的姥姥家。母亲少年时在肖家庄李家大院多次见过波平与方州姥爷深夜商讨抗战事宜。父亲的老舅郭钱家是抗日堡垒户,少年时父亲住舅爷家,不止一次见到八路军干部,父亲也许见过波平……

我始终感觉与波平姥爷存在一种特殊缘分。他相貌帅气、能诗会画、智勇双全,这样的形象正是自己少年时期的八路英雄偶像。2013年清明节,我在冀东烈士陵园纪念馆第一次看见前辈的照片时,感觉特别亲切熟悉。在墓地,我跪在前辈墓前,呼唤他“姥爷”。自此,我开始为前辈扫墓,每年春节、清明节都要到唐山、石家庄两个烈士陵园献花、洒洒缅怀,风雨不误。

在为方州姥爷奔波,饱尝辛酸煎熬的日子,波平姥爷成为我某种情感寄托,每逢到陵园与波平姥爷“聊聊”,总能汲取一股前行的力量。2021年夏季,河北省政府评定李方州为烈士,我获悉后,第一时间来到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波平姥爷墓前含泪向他“汇报”……9月中旬,我赴湖南寻踪前辈足迹,在长沙、平江带回湖南故乡代表信物放置陵园前辈墓前,完成精神归乡仪式。每逢凝眸碑上“欧阳波平”四个字,我就会想起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诗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我守护一段超越血缘的亲情,也是守护一段冀东悲壮抗战史。冀东八路军最早组建的主力团十二团是一支名副其实的抗日“旋风”劲旅,1939年12月建团初期五团团职领导一位也没活下来,多位无法找到故乡亲人,很多战士连名字都没留下来……

燕赵有幸埋忠骨,滦水长流慰英魂。

滦水长流慰英魂

——缅怀冀东八路军神枪营长欧阳波平

董连辉